

我听陆宗达讲《说文》

李楯 著

我听陆宗达讲《说文》

李楯 著

Copyright ©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听陆宗达讲《说文》/李榭著. —北京: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7.6
ISBN 978-7-108-05881-2

I. ①我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《说文》-研究
IV. ①H1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13699 号

责任编辑 张静芳

装帧设计 薛宇

责任印制 张雅丽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4.75

字 数 73 千字

印 数 0,001-5,000 册

定 价 39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

陆宗达先生与学生

(1976年，在陆先生家中，坐在藤椅上的是陆先生，
侍立于后的左起第一人为李楦)

問曰、說文、韻、天、小、秋、韻、音、韻、署、韻、因、審、當、
爲、便、字、答、曰、本、紀、弓、蓋、弓、止、韻、輪、刀、爲、蓋、
宿、其、棊、圍、弓、爲、韻、廣、韻、廣、公、弓、韻、底、二、凡、
衆、司、農、云、韻、蓋、弓、也、蓋、弓、杜、中、蓋、弓、二、十、
多、八、皆、寧、是、也、助、分、撰、張、故、多、分、韻、止、韻、
本、字、當、爲、牛、新、論、說、蓋、多、係、牛、論、衡、談、天、
謂、止、蓋、係、古、聲、牛、係、係、同、音、轉、爲、韻、說、文、
牛、相、况、也、即、相、况、也、白、牛、駝、况、夷、止、大、白、
牛、音、韻、署、韻、因、審、鼓、諸、此、異、歷、審、白、步、士、
唐、韻、分、其、天、韻、孟、藥、說、分、韻、二、十、八、宿、爲、

[illegible][illegible]

生機性

10

聖苑秋月如珪，秋露如珠，明月白露
光明能來，與子之別，思心徘徊。

江淹別賦

臣 牽也。事君也。一訓詁
象屈服之形。一形體 } 說解
文皆 書注 曰妻通也。
易 蓄臣妾 }
男為人臣 女為人妾
《漢書刑法志》鬼薪白粲一歲
為隸臣妾。 免為庶人

職

記
徵回
者也。

識

常也。

官常

大

王 王
即 即位
立位

志

職

旗

巾幟

公侯伯男
各執其旗節王

孔子曰：長，分而赤為志。

漢書汾州侯周昌初以職起警衆。

写在前面的话

这是我从陆宗达先生学《说文》的笔记。

1964年，李大魁老师带我去陆宗达先生家，陆先生送我他新出的书《训诂浅谈》，教我怎样读书（读古籍。陆先生的，及陆先生所师承的学说，可以说是一种文献语言学）。自此，我师从陆先生，直至先生辞世。其间，经“文革”，经先生去干校，又回北京，后，即开始为我讲《说文》。

我每星期去一次，与先生在其北房西屋窗前的书桌旁相对而坐，听先生讲述。十多年中，间或还有李舒（陆先生的外孙女婿）、顾建平（陆先生过去的学生的儿子）及一个姓冯的年轻人来过，又有一段时间，有陆先生过去的两个学生来，后来，王宁从青海调入北师大，做陆先生的助手，有时也来。每当人多至三四，就围坐在堂屋的圆桌旁，听先生讲。

我先后从陆先生学，时间有十多年，前后跨越二十四年，先生主要是为我讲《说文》，也有较少的时间讲《左传》和《毛诗》。有时候还讲讲唐诗，说是调剂一下。

讲《说文·叙》时，陆先生说：必须做笔记。《说文·叙》讲了大致半年，笔记整理则达几年，送陆先生看，先生还在笔记上改了几字。后有骆新民先生（我父亲的学生、徐悲鸿先生的义子）曾帮我谋划在香港出版，陆先生把笔记交王宁，请她帮助按学术著作的结构作调整。于是，王宁在笔记上留下了不少字迹。王宁老师的学问，我是很敬重的，在我处困境时（“文革”后，去农村插队八年，回北京，没有工作），王宁老师也曾极力想帮助我。但这次出版我却没有用王宁老师调整过的体例，因为我想尽力保持陆先生授课时的情境和讲求“旧学”的原貌，而不想把它装入一种今日“学术著作”的体例中去。另，陆先生还安排他的一个老学生（我忘了他的名字了）写了出版要用的篆字，现在用的就是当年陆先生的那个老学生写的篆字。

笔记的两个章节得李爱冬老师帮助，于1979年和1981年在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的《语言文学》

刊物上发表过，笔记的前半部在 1982 年北京市语言学会的年会上印发过。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，人们知道我以法学家、社会学家称，主要从事中国制度研究，工作涉及司法、立法决策的公众参与、劳工、教育、社会保障、公共卫生、环境保护等诸领域，而极少有人知道我有从陆先生学《说文》的这段经历。我曾受聘为人民日报社三法律顾问之一，受聘为福特基金会顾问，受聘为中国政府一些部委和联合国六个机构的专家，也出版、发表了一些著述，而唯独我下大力苦心记述整理的这部笔记一直没有出版——上世纪 70 年代末，有我工作过的北京一个街道小厂（厂桥风机厂）的工人帮我誊写、刻印，上世纪 90 年代，有从事编辑出版的人帮我录入，本世纪初，有学古汉语的研究生（姓王）帮我再次校对，我至今感念这些人；上世纪 90 年代初、本世纪初，我都曾准备出版这部笔记，但终因他事相扰，未能如愿。

出版这部笔记，是为了保留陆宗达先生与其老师黄季刚先生，与其太老师章太炎先生这样的—一个中国近代文化的谱系自身内在的研习、传承、讲述的样式与方法（尽管由于我师从陆先生时，中国特有制度文明质态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陆先生的学问表述），

以使这样一种自汉至宋、至清的中国人面对典籍的文化遗产，一种于清季面对外部世界须予响应的文化表述，能与现在居绝对强势的（来自外部的）学术的理论框架、概念体系，及学术规范的套路和样式，与居强势的甲骨文研究，与另成体系的“古代汉语”研究、教学，并列共存，对等交流。

在大学中，学中国的（如中国哲学、中医、中国古代语言、中国古代法律、中国画、中国民间音乐等），必学“本专业”外国的一套，而学外国的（如哲学、医学、语言、法律、美术、音乐等）则不一定或不必须学中国的一套。这种态势，使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形存魂失，使血统上的中国人对传统的中国语言、文化，如对异国语言、文化。当然，我要想改变这些，如蚍蜉撼树，谈何容易，但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，也是中国读书人的一种选择；即希望接续传承，而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。

最后，与陆先生相关，还有几事，记述如下：

上世纪70年代，我从农村回城，长时间找不到工作，后来，好不容易到了一个街道小厂，虽然政工（主要是给“文革”中遭受迫害的人落实政策，及

清理档案)、生产、科研、保卫,以及党的组织发展、外调等工作都做,但我只是集体所有制工人编制中的一个无党派人士。陆先生看我日夜工作(当时白天在办公室,晚上在车间),没有出路,就让我考他的研究生。五门课,我只考了四门,外语没考(中学学俄语,早忘了),尽管总分比录取中的两人还要高,但没有被录取。事后,李大魁老师告诉我:在中文系的会上,陆先生哆里哆嗦地从衣服口袋中掏出一张纸来念,希望北师大同意让我先读研究生,同时补外语,但没有用。那时,我父亲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工作组的成员,我看过文件,当时,有不少人门门不及格也读了研究生。陆先生是训诂学方面的权威,当时是北京市政协副主席,但陆先生的话,没有起作用。后来,我还是没学外语,名分改变后,联合国机构和外国政府的会议请我去,要多出一份钱给翻译;请我写报告,也要出钱请翻译。陆先生曾说:学《说文》,其实用不着外语。我非常看重作为交际工具的外语(虽然因个人经历阻障颇多而未能学得外语,是我在知识结构上的缺陷),但自以为有与人不同的学识能力而无外语,远较会外语而学识平庸要强得多。

在陆先生面前,我是个旧式的学生,先生家平时

换煤气（当时用罐装煤气），冬天安炉子（当时烧煤取暖），年前扫除，收拾东西，都是我的事。

陆先生吃饭要喝酒（陆先生的老师季刚先生也善饮），常留我吃饭，陪他喝酒，也是学问中一趣事。

陆先生喜昆曲，我的一个昆曲的老师侯玉山先生是河北乡村出身的昆弋演员，与陆先生是老朋友，民国年间战乱时，侯先生唱不了戏，就住在陆先生家（陆先生请他顺便教自己的儿子陆敬学戏练功，但陆敬不喜欢）。陆先生与我谈及《扫秦》《训子》《嫁妹》《棋盘会》《安天会》《弹词》等戏，则会击节放喉一唱，由于我也会这些戏，常与先生唱和，我们还唱过京剧《白良关》的大、小黑。有一次，帮陆先生整理书，找出几册集成曲谱，陆先生说：老了，不用了，送给你吧。当然，陆先生还给过我一些音韵、训诂方面的线装书。

上世纪 70 年代，高考还没有恢复时，在大学中，像陆先生这样的人没有什么事可做，被安置在一个词典编纂机构，在辅仁的老校址（北师大化学系）上班，好像是每星期去一次，离家走到琉璃厂，坐 14 路公共汽车到厂桥，然后再走到那里。在那里也没有什么事，离我家不远，有时候走到我家。我家在什刹

海前海北沿的会贤堂（曾被辅仁校友会买下，后成为北师大的教师宿舍），陆先生来，要讲到饭庄的历史，讲到院中过去的戏台。我送他出去，又会讲到 he 年轻时住过的地方。

后来，大学恢复高考，再后来，又恢复了研究生教育。陆先生每外出讲课，必要我陪他同去。有一次，去社科院讲课后，我问他：为什么我听您给我讲课和给学生讲课不一样？陆先生说：两人对面，是可以谈学问的精细处，但给学生上课，是课堂，人多；人多了，就要组织教学，跟演戏一样，要注意结构、层次、气氛。下功夫的地方，往往没有太多的趣味，打基础的东西，不会写在论文著作中。再则，两人相对的讨论，在大课堂上也没法做，所以就不一样了。

于是，我明白了：陆先生、季刚先生，这都是大学问家。陆先生没有什么著述（陆先生后来出版的书多是王宁帮着写的），季刚先生“不到五十不著书”，辞世时恰临五十，因此也没有什么著述，而他圈点批注的《白文十三经》《说文段注》等，在他辞世五十年后，竟值得黑、红套色出版。如以今天的教授年终考评要求，要出版多少著作，在“核心刊物”上发表多少文章，他们就都做不成教授了。

从一些小地方看，陆先生要我读没有标点符号的线装书，用朱笔断句，要我辑录《说文》中的“文”、《说文》中的“读若”、《说文》中的见于别字下说解等，也都是些坐冷板凳的事。如说：前人早已做过，拿前人的东西来看看即可，就不是中国读书、做学问的方法了。陆先生总是说季刚先生讲：读一书，要从头读去，不能“砍书头”（从中翻看）。其实，先生教导，我不能完全做到，实愧对先生。

我不能读陆先生的研究生，而又师从先生多年，于是提出想按旧礼给先生磕头拜师，先生答应了，对我父亲说：你的孩子，我历来看待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先生虽然答应了，但后来并未成礼。先生辞世后二十年，有年轻人在季刚先生家乡湖北蕲春青石设黄侃图书馆，请我去做开馆讲演。此行瞻仰了季刚先生故居读书处，及笔架山、砚池塘、圣旨碑、大树等，又去季刚先生墓前，行三拜九叩之礼。礼，不在其外在之形，而在心之敬。我一生不轻易行大礼，为季刚先生行礼后，归京，才又去父亲墓前，补行此礼。陆先生辞世后，骨灰存八宝山革命公墓，不持证，不准进入，我一直想，当以适当的方式为陆先生补行此礼。

目 录

写在前面的话 1

《说文解字·叙》及章黄陆学派的说文之学

一 《说文解字·叙》文本 3

二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8

汉字是形、音、义的统一体 8 分理别异 14 初文
与半文，字与杂体 20 孳乳和变易 30

三 六书 36

六书细目 36 六书皆造字之本 37 指事 39
象形 40 形声 40 主谐字与被谐字的声音关系 41
形声字中声符的意义 47 会意 52 太炎先生论转注
和假借 54 转注 56 假借 59

四 笔意与笔势 61

籀文和古文、古文经、古文师说 61 “厥意”之

“意” 68 古文笔意 70 从笔势推求笔意 77

五 文字在周秦、两汉期间的发展和演变 87

小篆的产生 87 秦隶出现、古文绝迹 88 秦八体和汉草书 90 汉律中有关文字的规定 91 汉人对字书的整理和编撰 93 新莽六书 96 对汉儒在文字学上错误观点的批驳 97

六 关于《说文》的编著 103

著书宗旨和治学态度 103 所收字体和收字条例 105
博采通人和引经据典 114 探寻文字结构系统，初创部首编排法 117 以“读若”方式标明音义关系 119

附录 《春秋·左庄十年传》注释

后记 137

写于本书出版之际 139